



斯大林 選集

3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斯大林選集

3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	1—10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11—26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 底口號	27—40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41—88
一 代表團底問題與斯大林同志底回答	41
二 斯大林同志底問題和代表們底回答	77
俄國反對派底政治面目	89—100
托洛茨基反對派之過去與現在	101—130
一 幾個小問題	101
二 論反對派底『政綱』	107
三 列寧論辯論及一般反對派	110
四 反對派與『第三種力量』	111
五 反對派如何『準備』這次代表大會	116
六 從列寧主義走到托洛茨基主義	119
七 年來本黨政策底幾個最重要的總結	122
八 退後到亞雪洛德那裏去了	126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131—156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157—167
聯共（布）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 報告與結論（報告）.....	170—241
一 世界資本主義恐慌底增長和蘇聯底國際地位.....	170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與蘇聯的內部情形.....	187
三 黨和反對派.....	217
四 總結.....	241
聯共（布）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 報告與結論（結論）	243—259
一 關於拉考夫斯基的演說.....	243
二 關於加米業夫的演說.....	245
三 總結.....	256
關於紅軍的三個特點	260—264
糧食戰綫上的問題	265—279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280—294
聯共（布）中央七月擴大會議的總結	295—314
一 共產國際的問題.....	295
二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	302
三 結論.....	313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315—330
論國家工業化及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331—371
一 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問題.....	331
二 五穀問題.....	341
三 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鬭爭.....	352
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	372—386
一 資本主義穩定問題.....	373

二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問題·····	376
三	德國共產黨問題·····	379
四	德國共產黨內和聯共黨內底右派·····	383
五	關於祕密信和公開信底草案·····	386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

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特密得利夫同志！

本年一月十四日，你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所發表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的信，轉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叫我答覆，我因黨務纏身，以致延擱，尚請原諒。

一，我們不應該同有些同志一樣的提出問題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實際的，或是一個宣傳的口號。』我們絕對像這樣的說：我們在事實上雖則沒有工農政府，但我們又不妨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像這樣的發問，不啻說我們的黨可提出內虛外實的口號，此種口號，不切合於事實，在黨的本身亦不相信，但把它提出來作為欺瞞民衆的工具的。此種行動祇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能够做，因言行不一致、欺瞞民衆是這些日趨死亡的政黨之主要的工具。但我們的黨不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決不許有這樣的發問，因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是向前進步的黨，它的力量是在言行的一致，它不肯欺瞞民衆，它對民衆祇講真實的話，它不以挑撥的手段來決定政策，它是根據階級力量的

分析來決定的。我們應該這樣的發問，或者，我們沒有工農的政府，——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必須將它拋棄，因為它是不需要的、不真實的口號；或者，我們在事實上確有工農政府，而此種政府的存在是與階級的力量相符合的，——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正確的革命的口號。非此即彼，願特密得利夫同志擇之。

二，你稱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上，這個口號，或者如你所願說的這個公式，乃是列寧的口號，並不是什麼別的人的。我祇是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重新提出而已。請看一看『列寧全集』的第十五卷第一二、一四、一六、三八、五二、七九、三四八頁；第十六卷第二八、二九、三一五頁；第十八卷，第一部第九六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為『工農政府』。請看一看第十五卷第二二八、三二二、三四〇、三四一、三四五頁；第十六卷九五、一六四、三〇一、三〇三、三〇七、三七八、三七九頁；第十七卷第五六、一〇五、三二〇、三四〇、四〇三、四一九、四二〇頁；第十八卷，第一部第九四、一一一、二二三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為『工農政權』。你們看了這些引據以及列寧所有的他種論著，你們就會了解工農政府的口號或『公式』是列寧的口號或『公式』，並不是什麼別的人的。

三，你的根本錯誤，在你：（一）把我們政府與我們國家的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二）把我們的國家與政府的

階級性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問題混淆起來。

我們的國家，絕對不能與我們的政府混淆，同時也不能使之相等。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取國家政權的形式，以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為目的的。我們的政府，是此種國家組織的上層機關，是它的上級領導機關。政府或許犯了錯誤，一時使階級的專政發生破壞的危險，但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不正確的錯誤的原則，不能做過渡時代國家組織的原則。它僅是說，上級指導不好，上級指導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不合於無產階級的專政的，此種政策，應該使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相符合。國家與政府，如根據它的階級改變性來講，是一種同樣性質的組織，但政府自有它的範圍，它不能包括國家的一切。它們在機體上，是相互聯繫的，相互依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把它們混為一談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不能把國家與政府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同樣，不能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上級領導機關混淆起來。

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和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更是不可允許的。我們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本身是很明顯的——它們的階級性就是無產階級的。我們國家與政府的目的，也是很明顯的——它們的目的在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一切都很明顯了。然而究竟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

趨向何在？就是要採用怎樣的路綫與方法，藉此可以在我們農業的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爲的是要鎮壓剝削者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除上述一切以外，須指出一些途徑與方法，我們要在無產階級佔少數、農民佔絕對多數的國家內實現上述任務是可能的。這些途徑與方法是什麼，它們的趨向何在呢？它們主要的趨向是使工人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合保存和鞏固起來，使得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權能保存和鞏固起來。除此種聯合外，那末，我們的政府就毫無力量，我們也沒有可能實現剛才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任務。這是毋須證明了。此種聯合究能存在得好久？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的政策究能繼續到什麼時候？這是很明顯的，它在階級與政府存在的時期內，還是要繼續的，因爲政府是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這是我們要注意到：（一）工農聯合，不是爲保存農民這一個階級，是要改造他們，使之走向恰恰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方向；（二）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政策，不在鞏固階級，而在消滅階級，而在加緊消滅階級的速度。因此，列寧說得很對，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使無產階級能够握住領導的作用與國家的政權。』（第十八卷，上冊，第三三一頁）不用證明的，唯有列寧這種主張，而非其他主張，才是蘇維埃政府日常政策的指導路綫，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目下發展的階段中，實際上就

是維持和鞏固這種工人和農民基本羣衆聯合的政策。在這種意義上——祇有在這種意義上，並非在其他階級性的意義上——蘇維埃政府才是工農政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脫離列寧主義，否認無產階級與農民勞苦羣衆聯合的真諦。不承認這一點，就不管說聯合是一種陰謀，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動，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爲的是『煽動』，而不是與農民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不承認這一點，就不管說，我們的革命不能滿足農民基本羣衆的根本利益，就不管說他們的利益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衝突，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與農民基本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合作社的計劃是靠不住的。孟塞維克及其同調者是正確的…。祇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便會馬上明瞭用『煽動』的眼光去觀察工農聯合問題的陳腐與無謂，所以，我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說工農政府的口號，並不是『挑撥』和『煽動』的手段，而是絕對真確的革命口號。

簡單說：一個問題是講到國家與政府的社會性，這個就是決定我們革命發展的根本目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說政府的日常政策，關於這個政策的途徑與方法，是實現上述目的必需條件。這兩個問題，無條件的是互相聯繫的。這不是說，它們是可以等量齊觀，混爲一談。

你可以看見，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的問題，決不能與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這裏有一個矛盾存在，根據政府的階級性，它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它怎樣能稱爲工農政府呢？但是這裏的矛盾祇是推測想像的。老實說，有

幾個神經過敏的同志在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兩個公式中，也想找出這樣矛盾，因為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的政權。』（第十六卷，第二八二頁）但第二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勞苦羣衆先鋒隊——無產階級、無量數非無產階級勞苦羣衆（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農民、知識份子等等）之階級聯合的特殊形式。』（第六卷，第二四一頁）在這兩個公式中有沒有矛盾呢？當然是沒有的。在與農民基本羣衆發生階級聯合間，有的時候，怎樣能達到一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呢？就在執政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合中實現其領導作用。在與農民基本羣衆聯合，以國家的形式去領導農民，藉以來實現無產階級的一階級政權。這就是兩個公式的基本意思。那裏還有矛盾存在呢？但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基本羣衆的國家領導，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譬如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但我們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存在過這樣的國家領導？是沒有過這樣的領導。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乃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領導。所謂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就是：（一）資產階級已被推翻；（二）無產階級已握得政權；（三）無產階級不與其他階級分掌政權；（四）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基本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工農專政之下的領導，即是說：（一）資本主義還是根本存在；（二）革命的民主的資產階級當權（在政權的成份中，此種資產階級佔重要地位）；

(三) 民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掌政權；(四) 無產階級將農民從資產階級政黨的影嚮下解放出來，並在政治思想方面領導他們作推翻資本主義鬭爭的準備。你可以看見，這裏的差別是一種根本的差別哩。

對於工農政府問題，也是同樣的說法。我們政府的本性是無產階級的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的任務，並沒有妨礙我們的政府，恰恰相反，它們祇推動、而且必須推動它，使它實行保障和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以為我們農民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級任務的重要工具，因此我們稱此種政府為工農政府。這裏有什麼矛盾呢？列寧實行工農政府的口號，並稱我們的政府為工農政府，這是很對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呢？

一般的講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我們國家內，藉它的幫助實現一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制度。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喜歡這樣的複雜情況，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很多同志抱着『少費力主義』願意在簡而又易的制度下過生活。有什麼辦法呢？第一，列寧主義，須應用真正的列寧主義（絕不能簡單庸俗化）；第二，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最簡單的最容易的『理論』，不一定是正確的理論。

四，你在來書中，噓聲嘆氣的說：『一般同志對此問題所犯的罪過，是在他們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國家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政府。因此，他們不能給一個最後的回答，同時他們完全忽視了這兩個觀念的關係。』我承認，在我

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中間確有此種『罪過』存在，如果我們注意到有些不很努力的『讀者』當他們讀列寧文集時，不願意好好的研究，而反要求人家替他們將每字每句都澈底的分析一下。這有什麼辦法呢？第一，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異常忙碌，鎮天爲日常工作所糾纏，不能把列寧主義逐點加以解釋；第二，總要留點工作給『讀者』，因爲，他們終久必須由隨便翻閱『列寧全集』而走向刻苦的研究。應該說的，就是如果『讀者』對於列寧主義不肯下刻苦研究的工夫，那『讀者』的怨嘆（像你的一樣）和『誤會』時常會發生的。

拿個譬方來說，拿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來說。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不論根據它的階級性或政綱或根本任務、或行動、或事業，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自然，在國家機關裏有些『官僚主義的流弊』。列寧的定義：『工人國家是抽象的，在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工人國家，第一個特點，在它是一個工人佔少數農民佔絕大多數國家；次則工人國家尙帶有官僚主義的流弊。』（第十八卷，上冊，第三三頁）懷疑有此的，祇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一些反對派的份子。列寧屢次說明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即是一階級（無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已經很久以前爲人所共知的了。但是還有不少列寧主義底『讀者』，仍然冒充列寧的話，謂列寧曾經稱過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其實，這裏並不難知道列寧在那時所說的並不是我們國

家階級性的定義，更沒有否認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他祇說無產階級性的蘇維埃國家必須實行無產階級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又必須向鞏固此種聯合的方向進行。試看一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五頁；第十七卷，第二六、五四、四二〇頁，第十八卷第一編，第一二、一一一、一一九、三八〇頁。在這些著作中，以及在幾種其他著作中，列寧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可是，在這些地方列寧始終不是說到我們國家的階級性，列寧祇給了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一個定義，這個政策，是在農民國家條件之下的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及社會主義的任務中所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有條件的狹隘的意義上，祇在這種意義上，才能講到列寧在上述的著作中關於『工農』國家。至於我國的階級性，我已在上面說過了，列寧曾給我們一個真確無比的說法，這種說法，絕不能加以任何的曲解：我們的國家是工人的國家，在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內並帶有官僚主義流弊的。我以爲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有些『讀者』善於『誦讀』文句而不求瞭解，已讀過的東西還在繼續悲嘆着，埋怨列寧關於我們國家性質的問題把他們弄糊塗了。而列寧的『信徒』不願『解釋』這種『混糊』的地方。特密得利夫同志，這不是很可笑的一回事嗎？…

你問：免除『誤會』的出路在那裏？據我的意見祇有一條出路：不要片斷的去研究列寧主義，把它看得太容易，而要切實的深思與嚴重的去研究它。除此以外再沒有

旁的出路。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登載於
『布爾塞維克』雜誌第六期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 三個基本口號

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楊——斯基同志！

你的信，我當然已經按時收到了。回信寫遲了一點，請你原諒。

一，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的問題』。

黨在革命底某個階段整個時期內都發生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如果不是完全地和整個地依據列寧底這個基本提綱，就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算正確的，如果它們是建立在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基礎上，如果它們規定出階級鬭爭戰綫上革命力量佈置底正確計劃，如果它們便利於引導羣衆走上爭取革命勝利底鬭爭戰綫，走上由新階級奪取政權底鬭

爭戰綫，如果它們使黨易於從廣大人民羣中來組成爲完成這種任務所必需的廣大的和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底某個階段當中，有發生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可能，可是這却不是表示，基本的戰略口號是不對的。例如，俄國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爲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而鬭爭』——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革命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淆起來。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過程中已經達到推翻某些舊階級或某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的革命要求却沒有實現，或者它們的實現延長到整個時期，或者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來實現它們，可是這也不是表示，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等，然而這却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並沒有一下子就達到：第一，一般地，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第二，特別是使鄉村中的富農孤立，而却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的時期，可是這也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的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